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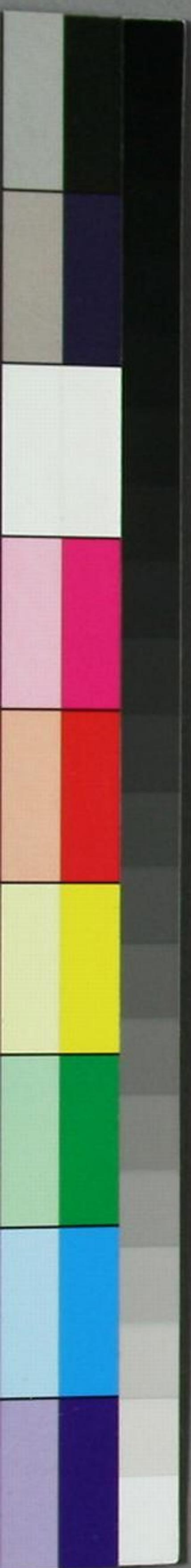
70

65

60

55

50



115
966
14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四

眉山蘇軾詩三

目錄

韓子華石淙莊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病中遊祖塔院

栢堂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有美堂暴雨

登玲瓏山

宿九仙山

宿海會寺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錄一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
之二首

錄一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寶山新開徑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古纏頭曲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虎邱寺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錄一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
方醒書其壁

大風留金山兩日

游鶴林招隱二首

無錫道中賦水車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聽僧昭素琴

僧惠勤初罷僧職

遊靈隱高峰塔

新城陳氏園次韻補之韻

與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

聽賢師琴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喬太守見和復次韻答之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次韻章傳道喜雨

惜花

送春和子由

西齋

寄劉孝叔

懷西湖寄鼂美叔同年
祭常山回小獵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錄七首

湖橋

橫湖

蓼嶼

待月臺

過溪亭

簣簷谷

寒蘆港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寄黎眉州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

和鼂同年九日見寄

送喬施州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邱訪其
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四

眉山蘇軾詩三

韓子華石淙莊

絳侯百萬兵。尙畏書牘背。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
會我公抱絕識。凜凜鎮橫潰。欲收伊呂迹。遠與巢。
由對誓言雖未從。久已斷諸內。區區爲懷祖。頗覺。
義之隘。此身隨造物。一葉舞澎湃。田園不早定。歸。
宿終安在彼。美石淙莊。每到百事廢。泉流知人意。
屈折作濤瀨。寒光洗肝鬲。清響跨竿籟。我舊門前。

客放言不自外。園中亦何有。薈蔚可勝計。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檜。

此蓋嫉世之貪位冒祿者。軾通道藏。嘗撰廣成子解。故有取乎老莊知足不辱之旨。非爲韓絳有手疏之詞。遂順其意而稱道之也。

施元之曰。韓獻肅公名絳。字子華。父忠憲公名億。平日嘗語子弟。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以故子華服闋。誓墓年五十。遽請謝事。最後手疏言。昔晉王羲之去郡不仕。嘗自誓於父母。

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則無異矣。區區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卽非臣今日輕有去就。妄干退閑也。章屢上。終不允。後拜觀文殿學士。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此詩多用子華表意。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閑。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霜侵。
戶月枕中琴筑落階泉。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

栖老漸便惟有問農心尙在起占雲漢更茫然禱雨而曰百重堆案掣身閑幾與嵇康書中言性不耐煩而以游山澤觀魚鳥爲樂者無異矣有末二句一證出心事遂覺滿紙閒情俱成警色

病中遊祖塔院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不須矜才使氣興會所到後人自百摹不到筆底

定有神力護持

徐一夔曰大慈定惠禪寺者唐寰中禪師之道場也宋太平興國中寺以南泉願臨濟元無著喜趙州諗巖頭巖雪峰存俱至茲山與中禪師激揚宗旨故又名祖塔院元祐間蘇長公守桂有詩見於家集

栢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尙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構依巖出乞與佳

名到處傳。此栢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
雙幹句人所能道也。九朝句對法不測之至九朝
施注謂自陳隋唐五代至宋也。

孤山二詠序曰：孤山有陳時栢二株，其一爲人
所薪，山有老人自爲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
金石，愈於未枯者。僧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
栢堂，堂與白公居易竹閣相連屬。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娟娟雲月稍侵軒。瀲瀲星河半隱山。魚鑰未收清。

夜永鳳簫猶在翠微間。淒風瑟縮絃柱香霧淒
迷。著髻鬟共喜使君能鼓樂。萬人爭看火城還。
起二句乃月夜，恆有之景寫來，却自引人入勝。魚
鑰二句，夜歸也。妻風二句，乘月也。讀之氣和音雅。
令人神遊於時世之昇平。覺詩中魚鑰、鳳簫、絃柱、
髻鬟等，都無一字泛設，而以萬人爭看使君之歸
作結，又見爲政風流極一時之勝賞矣。

有美堂暴雨

遊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

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瀲灧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寫暴雨非此傑句不稱但以用杜賦中字爲采藻鮮新淺之乎論詩矣且亦必有浙東句作對情景乃合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其地正與海門相望故非率爾操觚者唐賢名句中惟駱賓王靈隱寺詩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一聯足相配敵

西清詩話曰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其語磊落驚人東坡有美堂詩

云天外黑風吹海立蓋出此也

容齋四筆曰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是蓋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傑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登玲瓏山

何年僵立兩蒼龍。瘦脊盤盤尙倚空。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巖前巧貯風。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

用紅罷亞對碧玲瓏集內律詩每用此體遂爲後人開一門逕三休九折卽是山中巖亭之名故緊接玲瓏句爲題正面結處別作喚醒語流韻悠然

臨安圖經曰玲瓏山兩山屹起盤曲九折上通絕頂名曰九折巖行百許步有亭下瞰百里名

三休亭

宿九仙山

風流王謝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餘漢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帳。夢繞千巖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峰缺處湧冰輪。

後四句磊砢妄貼便入錢劉集中亦稱警策

宿海會寺

籃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青冥綫路每與猿猱爭。重樓束縛遭澗坑。兩股酸哀飢腸鳴。北渡飛橋踏彭鏗。繚垣百步如古城。大

鐘橫撞千指迎高堂。延客夜不局。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倒牀。鼻息四鄰驚。紈如五鼓天未明。木魚呼粥亮。且清不聞人聲。聞履聲自行路而宿自宿。而天明直記敘。一時事耳。不間人聲。聞履聲寫幽寂之致。颯颯紙上。

漫叟詩話曰。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深矣。若東坡詩言冷。則云可曠不可激。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頗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學道恨日淺。問禪慙聽瑩。聊爲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鋪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幽尋自此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籃輿

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巧相稱。九
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浮磬。
山前見虎迹。候吏鐃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釜
甑。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
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
山陰興。但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自註太平寺俗號小徑山

一往平敘不復作沈鬱。頓挫之勢後忽從山前見
虎迹。發出議論奇文蔚。起匪夷所思。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
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庵裏。醉倚佳
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

九月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 一首

錄

湖上青山翠作堆。蔥葱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
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髮迎我笑。拒霜黃
菊爲誰開。明年桑苎煎茶處。憶著衰翁首重迴。自
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桑苎翁余來年九日去此久矣

此篇乃已至勤師院而作承前一首結句扁舟又
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說來但前首東閣郎
君之句殊嫌無著不似此篇之開拓頓宕也笙歌
雲水一聯尤爲卓立傑出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

之二首

錄一

指顧雲閒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
山客卻在魚舟一葉中

西湖志曰咸淳臨安志有美堂錢氏初建江亭

於此當在吳山最高處左江右湖故爲登臨之
勝東坡有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詩
言舟中望見則必西湖舟中也舊志言堂在郡
城內又可見古城介在吳山外矣此堂故址當
在吳山無疑西湖遊覽志載有美堂在鳳凰山
者誤也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瑠璃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疏松欹
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

將踏桂華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

寶山新開徑

藤梢橘刺元無路。竹杖櫻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骨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明雋清圓兼得象外之趣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胷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

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曠。體輕雖復強浮汎。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鲠。葵花玉韺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粧糠圍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

偉。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瘦。
建茶以比君子草茶以比小人君子和且正者也
和故可愛正故不可慢小人體輕而性滯但有妖
邪頑曠而已記曰其言明且清易曰其言曲而中
詩兼有之

烏臺詩案曰錢顥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
於秀州與之相見後錢顥作詩送茶來某作詩
謝之草茶無賴二句以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
妖邪須頑曠狠劣也體輕性滯二句以譏小人
權要者見此詩當大怒也

歸田錄曰謫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
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
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
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
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夜聞巴叟臥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
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
堂道益尊惟有孤栖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善說無生可知坐在立忘未是西來大意。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
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
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
曆日退歸擬學舊桃符。煙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
尋病客鬚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醉後飲屠蘇。
令節羈情孤燈遙夜所感愴者深。而以溫柔敦厚。
出之依依脈脈味以淡而彌長。

容齋續筆曰今人元旦飲屠蘇酒自小者起相
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
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元旦從小起時鏡
新書晉董勛云元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

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
酒幼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飲酒次第當從
小起以年小者起先顧況云還丹寂寞羞明鏡
手把屠蘇讓少年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
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尙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
博長健不辭醉後飲屠蘇其義亦然

古纏頭曲

鶻絃鐵撥世無有樂府舊工惟尙叟一生喙硬眼
無人坐此困窮今白首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

似呼韓婦驚帆渡海風掣迴滿面塵沙和淚垢青
衫不逢溢浦客紅袖謾插曹綱手爾來一見哀駘
陀便著臂韁躬井臼我慙貧病百不足強對黃花
飲白酒轉關濩索動有神雷颸空堂戰牕牖四絃
一抹擁袂立再拜十分爲我壽世人只解錦纏頭
與汝作詩傳不朽

亦爲琵琶女子而作却不規撫江州琵琶行古有
名作須變調以勝之并題目亦隱其名曰古纏頭
曲特於結處表出作詩之意以見實有其人與事

不是寓言十九也。自以排蕩宛轉入情此以簡淨
遁鍊入古。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
團月來試人閒。第二泉石路繁回九龍脊水光翻。
動五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有橫絕太空之概。灑豁襟抱亦如聽蘇門長嘯響。
動林谷。

虎邱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
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
蛙鼴。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礪。當年或未信。異類
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
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
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
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
自咍歸田行可請。

作虎邱詩者多是緣情綺靡。若此詩則但見其幽

折閒靜耳是非時會不同乃其命筆取材別開生徑觀前此白居易於東武邱有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沈之句於西武邱有搖曳雙紅旆娉婷千翠娥之句烏鵲黃鸝紅欄綠浪唐時已極繁華豔冶矣故知此詩是有意避喧力求岑寂也

趙次公曰清遠道士與沈恭子同遊虎邱寺有詩歷論商周及近代二千年事顏真卿爲之刻石又鬼詩云青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李道昌爲刺史奏其事陸龜

蒙皮日休松陵唱和皆及之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錄一首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此詩結句集內有放鴿爲壽之自注趙堯卿遂引唐譚賓錄言天寶宮中呼白鸚鵡爲雪衣此詩借呼鴿爲雪衣然考田汝成

西湖志稱東坡有真蹟云杭州營妓周韶能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此時寄述古蓋指此事故曰記得金籠放雪衣雪衣正用白鸚鵡事不必借呼放鵠也詩作如是解與前後數詩亦正相類然軾自注故作隱語豈其避謗歟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

方醒書其壁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頽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翁氣雄拔。禪老語清軟。我醉多不知。但覺紅綠眩。醒時江月墮。撼撼風響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

豪放精悍全似規倣頌酒之篇

大風留金山兩日

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牕作飛雨。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艇一

葉從掀舞。細思城市有底忙。郤笑蛟龍爲誰怒。無事久留童僕怪。此風聊得妻孥許。濁山道人獨何事。夜半不眠聽粥鼓。

明日顚風當斷渡。七字卽鈴語也奇。思得自天外。軒牕飛雨寫風浪之景。眞能狀丹青所莫能狀。未忽念及濁山道人不眠而聽粥鼓。想其濡墨揮毫真有御風蓬萊汎彼無垠之妙。

冷齋夜話曰：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公曰：平日離愁

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也曾捫虱話酸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艇。一葉從掀舞。以鯨爲虱。對以龍驤爲漁艇。對大小氣餒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沒者此類是也。

遊鶴林招隱二首

郊原雨初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修竹。深林聞杜鵑。睡餘柳花墮。目眩山櫻然。西牕有病客。危坐看

香煙。

行歌白雲嶺。坐詠修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半陰。澗草誰復識。聞香杳難尋。時見城市人。幽居惜未深。

二作風格清腴絕似韋柳

無錫道中賦水車

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確確蛻骨蛇。分疇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飛沙。鼈鳴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見老翁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只是體物著題觸處靈通別成奇光異彩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此之謂也賦物得此神力罕匹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閨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尙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寄感歎於解脫輓長老合作如是語

聽僧昭素琴

至和無攬醉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

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尙復此
微吟

是真識琴中意者朱絃疏越可以釋躁平矜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爲物所糜。遂與吾輩。
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洗出。不受外
垢。蒙清風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饑坐
聽午鐘。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
聞諸醉翁。

能不爲外垢所蒙。不待罷職而詩乃工也。惠勤先
爲歐陽所知。故又舉詩窮益工之語以諷之。與序
惠勤詩集同意。

遊靈隱高峰塔

言遊高峰塔。尋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
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
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
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
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

但指穴藜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徯徨。贈別留匹布。今歲天蚤霜。

霧霏日出未舉足而景象旣殊古松怪石及經行而應接不暇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十字畫出古寺清晨登高覽勝之妙入門以後但記一時與道人留連贈答語盡便住象外傳神正復無際

邵長蘅曰三國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按穴藜牀似用其意故王注引此存之

志林曰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高僧不下三十餘年矣

新城陳氏園次鼂補之韻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况與城相遠我來亦何事徒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爲誰滿

淡而能腴王韋後絕無僅有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

推擠不去已三年魚鳥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

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尙書清節衣冠後處士風。
流水石閒一笑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
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粱初熟後。朱柑綠橘半甜時。
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郎取次知。
首作不露刻斷經營之迹。自成高唱五六用毛玠
方干貼二人姓。此本古法少陵集中多有之。僧祖
可謂毛令是毛玠之後。或并疑方尉是方干後人。
妄矣。次作白雲句承石瘦來。明月句承水清來。黑

黍黃粱池旁之所見也。朱柑綠橘嶺上之所植也。
錯雜寫來自然合拍。惟其才大而氣雄故雖清白
黑黃等字疊見不嫌其複。

張安國曰案於潛縣圖經毛君寶同尉方君武
與東坡於熙寧七年八月廿七日同遊西菩提
山明智院石刻存焉

聽賢師琴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
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

僧○未○閒○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等○笛○耳○

聽穎師琴詩曲中疾徐之節聽賢師琴詩別傳離合之神兩詩足以並峙義海俗工譽韓毀蘇復齋漫錄直以不學斥之最堪砭愚擊蒙

西清詩話曰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

評也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詩成欲寄歐公而公亡每以爲恨客復以問海海曰東坡詞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凡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絃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概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爲知言余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

復齋漫錄曰元微之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爲
琴宮絃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
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
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
相也西清詩話乃云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
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
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琴之事耳
可謂不學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
歎。自注樂天詩云行年三十歲暮日斜時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
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爲老
伴蕭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倦僕觸屏風飢鼯嗅
空案數朝閉閭臥霜髮秋蓬亂傳聞使者來策杖
就梳盥書來苦安慰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高
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肯覩衰懦此生何所似
暗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館三徑麤成
資一枝有餘暖願君更信宿庶奉一笑粲

除夜無聊病中落寢因得段書逐一氣寫出讀暗
盡灰中炭五字尤覺黯然神淒

容齋五筆曰白樂天作詩述懷好紀年歲蘇公
素重樂天故間亦效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
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
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
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
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賴
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

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
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來年六十化道
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
去魂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
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覩昧莊重
便如閱年譜也

喬太守見和復次韻答之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閒互憂樂歌笑雜悲
歎顛倒不自知直爲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

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豈暇
讀城旦。非才更多病。二事可并案。愧煩賢使者。弭
節整紛亂。喬侯瑚璉質。清廟嘗薦盥。奮鬚百吏走。
坐變齊俗緩。未遭甘鷁退。並進恥魚貫。每聞議論
餘凜凜。激貪懦。莫耶當自躍。豈復煩爐炭。便應朝
秣越。未暮刷燕館。胡爲守故邱。眷戀桑榆暖。爲君
叩牛角。一詠南山粲。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寒雞知將晨饑鶴知夜半亦知老病客遇節嘗感

歎光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還
復散。羈孤每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高論
森月旦。紀明本賢將。汨沒事堆案。欣然肯相顧。夜
閣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僅堪盥。雍容許著帽。
不怪安石緩。雖無窮寃人。清唱弄珠貫。幸有縱橫
舌。說劍起。慵懦二豪沈下位。暗火埋濕炭。豈似草
元人。嘿嘿老儒館。行看富貴逼。炙手借餘暖。應念
苦思歸。登樓賦王粲。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衿裯如
澣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
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
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
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尖叉韻詩古今推爲絕唱。數百年來和之者亦指
不勝屈矣。然在當時王安石六和其韻用及諸天
夜又交戟叉頭等字支湊勉強貽人口實。卽賦謝
人見和因再用韻二詩亦未能如原作之精采方
回謂再和尤佳者非也。至於玉樓銀海典故流傳
其說不一。蓋皆得自傳聞而所稱作道書者究無
人知其出何道書方回稱是黃庭一種亦臆度語
耳。軾嘗讀道藏千函有詩紀其事要之玉樓爲肩
銀海爲目必作如是解詩意乃通若集中詩尙有
雪中過淮謁客詩云萬頃穿銀海。次韻仲殊雪中
遊西湖詩云玉樓已崢嶸。則又不當與此一例解
也

石林詩話曰詩禁體物語此學者類能言之歐公聚星堂雪詩舉此令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单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茗溪漁隱叢話曰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資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語也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蘊矣

方回曰坡知密州時作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韻甚險而再和尤佳或謂坡詩律不及古人然才高氣雄下筆前無古人也觀此雪詩亦冠絕古今矣雖王荊公亦心服屢和不已終不能壓倒侯鯖錄曰東坡作雪詩後見荊公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目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次韻章傳道喜雨

自注禱常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

生蠣。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
風那肯吐。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注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極可畏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
難禦。撲緣嬖毛困牛馬。啖齧衣服穿房戶。坐觀不
救亦何心。秉畀炎火傳自古。荷鋤散掘誰敢後。得
米濟饑還小補。常山山神信英烈。攜駕雷公訶電
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痏手摩撫。山中歸時
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懨騷騷鬧松竹。朝畦
泣泣流膏乳。從來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

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
千斛。自注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餘斛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
婦過初眠。自注蠶一眠則蝗不復生矣未用賀客來旁午。先生
筆力吾所畏。蹙踏鮑謝跨徐庾。偶然談笑得佳篇。
便恐流傳成樂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
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

古語時情錯。雜寫來可謂博誕空類至結穴推本
盛德寓規於頌盡。遣奇詞奧旨俱歸雅頌之音。

惜花

吉祥寺中錦千堆。自注錢塘花最盛處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翦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腦槃盛金縷杯。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自注錢塘吉祥寺花爲第盤綵籃以獻於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金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爲歎息也

語不斷削似無意。求工而頽放處正復滔滔清絕。

送春和子由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糾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芍藥櫻桃俱掃地。自注病物鬢絲禪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自注來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

酒闌句是賦蜜熟句是比對句却從上句生出作手大家卽一屬對不易測識如是

方回曰酒闌病客惟思睡我也情也蜜熟黃蜂

亦懶飛物也景也芍藥櫻桃俱掃地景也鬢絲禪榻兩忘機情也一輕一重一來一往所謂四實四虛前後虛實又當何如下手至此則知繫風捕影未易言矣坡妙年詩力頗寬至晚年乃神妙流動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昏旣非醉蹠蹠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

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目見耳聞具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昔人稱淵明爲古閒淡之宗此則升堂入室矣

寄劉孝叔

君王有意誅驕鹵。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鼈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汗資斧。保

甲連村園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眾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況復連年苦饑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臥空氈。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武。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心教初祖。

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雲谿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

心教初祖。

始陳政令之弊。繼悼饑饉之臻。而中以詔書惻怛。吏能淺薄爲詞。可謂立言有體。後言已不能如孝叔之高蹈。蓋其志在救時。有未肯挂冠神武者。特詩中不可以顯言。乃以雀鼠太倉故作慙謝。故人

之語溫厚和平與詩人之旨宛合一切譏諷躁妄之詞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烏臺詩案曰此詩君王有意四句爲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多張皇不便也南山伐木十旬以譏諷法令屢變事目煩多吏不能辦也況復連年十二句意言近日饑饉蝗蟲之甚以譏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言酒食無備齋廚索然以譏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既多旱蝗又甚公使

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語令歸某貪祿未能便挂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西方冠蓋閑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近日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州也

施元之曰劉孝叔名述神宗擢侍御史知雜數論事剴切會與王安石爭獄事不合出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東坡倅杭與孝叔會虎邱有詩紀事吳興六客堂孝叔其一人也此詩首言征伐之意熙寧三年十一月詔京畿河北京東

西路置三十七將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故
云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又立保
甲法令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
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故云保甲連村圍未
遍五年立方田均稅法詔農司以條約并式頒
之天下歲以九月委令佐分地計量乃書戶帖
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故云方田訟牒紛如雨
七年呂惠卿建手實法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
而官爲注籍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至八

年十月乃罷故曰爾來手實降新書又曰平生
學問止流俗者是時安石凡議其新政者皆以
流俗謂之也

邵長蘅曰資斧資字當是質字之訛質與鑽通
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
以待斧鉞又一語無効以伏斧質又石慶傳罪
當伏斧質又漢書梅福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
也諸本旣譌資舊注因並作資斧解極無謂

懷西湖寄鼂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宦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閒自延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知其妙處難傳。便是能識其全者。妙處既不可傳。故令讀壁間詩。使自得之。又令直造意所便。以庶幾所至有得耳。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此似規撫右丞風勁角弓鳴一詩。馬立鷹飛宛然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蹏輕之句也。白雲紅葉亦是千里雲平遺意。特其才大不露青藍冰水之迹耳。

結以謝艾自況想見下筆時顧盼自雄躊躇滿志
烏臺詩案曰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皆
射放鷹作詩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
却善用兵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某爲將不減
謝艾也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錄七首

湖橋

朱闌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
橋下龜魚晚。無數識君拄杖過。
橋聲。

貪看翠蓋擁紅妝。不覺湖邊一夜霜。
卷却天機雲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

荷盡而水益光明。寫得景色澄靜不似老杜研却
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徒豪語耳。

蓼嶼

秋歸南浦蟪蛄鳴。霜落橫湖沙水清。
臥雨幽花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過谿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約微。忽悟過谿還一笑。水禽驚落翠毛衣。

貲蓄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饑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

文與可畫貢蓄谷偃竹記曰貢蓄谷在洋川與

可嘗令子作洋川三十詠貢蓄谷其一也予詩云云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筭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

熟滴階紅。何時郤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三四一聯句法獨創後人效之未免學步邯鄲至
五六一聯軾乃脫化張謂春園家宴詩櫻桃解結
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之句今注詩者乃引白
居易夢游春五言云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而
不引張詩既爲未諳源委且柰何舍盛唐而述中
唐也

王直方詩話曰東坡作藏春塢有年拋造物陶
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俞充哀詞
乃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
爲依倣太甚

寄黎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
後雪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
無六一賢。自注君以春秋受知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且待淵明賦
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施元之曰王介甫素不善春秋目爲斷爛朝報
時介甫方得志故云治經方笑春秋學公爲眉

入黎方守眉故有淵明歸去之句

志林曰黎希聲治春秋有家法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爲黎檬子黎以爲指其德不知檬子真是木也一日聯騎出市人有鬻之者大笑

幾落馬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
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
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壓京東。
自注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雁蕩也

此生的有

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
東海獨來看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
時向樽前說病翁。所恨蜀中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
雁蕩爲自古圖牒所不記祥符中因採官木始見
之此雖覽圖未歷其地故但以小閣浮煙翠一語
形容其妙以所得見之二華九仙作陪按周邠生
於西湖而官於雁蕩軾生於蜀山而官於西湖次
作稱西湖同遊蓋因其所見以致未見之思結更

以蜀山君未見爲恨匪自矜以傲人蓋其交誼反覆纏綿盍然言表

施元之曰周邠字開祖錢塘人東坡倅杭三年與開祖數從湖山之游見於酬唱故云西湖三載與君同是時開祖爲樂清令雁蕩山實在境

內

和鼴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以西湖對重九一時奏拍其妙不當於字句求之賀裳曰譚友夏評此詩云游止山水好景每尋替人不得況坡老開濬西湖何等關情決不忍交付與俗人矣此評亦好但作詩時子瞻自杭州通守轉密州西湖尙未開也

送喬施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壁雲間細路躡飛蛇雞號黑暗通蟹貨蜂鬧黃

連採蜜花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注自

喬受知於吳丞相而

施州風土大類長沙

善談風土袞袞可喜頗似宗元在柳州諸詩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邱訪其

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隻雞敢忘橋
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冬月負薪雖得免鄰人吹
笛不堪聞死生契闊君休問灑淚西南向白雲
死生契闊四字括盡上六句意無語不典核而出

以便利情味灑然

藝苑雌黃曰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
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故東坡詩云下馬來
尋董相墳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四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朱昌壽
吳鳳培恭校

印鑄唐宋詩醇

卷三十四

四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五

眉山蘇軾詩四

目錄

除夜大雪留灘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

作

送范景仁游洛中

次韻景仁留別

書韓幹牧馬圖

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東欄梨花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錄二首

司馬君實獨樂園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

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初別子由

河復

韓幹馬十四匹

贈寫御容妙善師

哭刁景純

答呂梁仲屯田

張寺丞益齋

送李公恕赴闕

虔州八境圖八首

錄六首

讀孟郊詩二首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續麗人行

起伏龍行

次韻答劉涇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
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
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

雨中遇舒教授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答仲屯田次韻

芙蓉城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中秋月三首

中秋見月寄子由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五

眉山蘇軾詩四

除夜大雪留瀘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葱曨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鷺毛垂馬驥。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欹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

助爾歌飯甕

卽雪霽以致重粟勤民之意壯厲忼愾不籍侔色
揣稱矜抽秘騁妍之殊絕

送范景仁游洛中

小人真閭事閒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
寒。憂時雖蚤白。住世有還丹。得酒相逢樂無心。
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彌健。登山
意未闌。西游爲櫻筍。東道盡鶴鸞杖。屢攜兒去園。
亭借客看折花。斑竹寺弄水石樓灘。鬻馬衰憐白。

驚雷怯笑韓。蘇書標洞府。自注歐陽永叔嘗游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苔薛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松蓋偃天壇。試與劉夫子重尋
靖長官。自注劉几云曾見人嵩山幽絕處眼光如猫意其爲靖長官也靖長官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

景仁能累疏詆王安石致安石持其疏而手顫固
是豪傑之士而通篇乃盛稱洛中之勝舉仙蹤神
境以導之語值元微然正是詩人溫柔敦厚遺意
烏臺詩案曰此詩言小人真閭事閒退豈公難
意以譏今時之小人閭於事理以進爲榮以退

爲辱范鎮賢者難進而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
言深聽者寒謂范鎮舊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
聽者爲恐意言范鎮所言爲當時事多不便也
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送范景仁游洛中詩蘚
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云歐陽永叔嘗遊嵩
山日暮於絕壁上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
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占唐山隱者詩
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
萬仞崖神清之洞瑣樓臺蓋紀此事余謂二公

人物文章俱爲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應居
紫府闔苑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

次韻景仁留別

公老我亦衰相見恨不數臨行一杯酒此意重山
嶽歌詞白紵清琴弄黃鐘濁詩新眇難和飲少僅
可學欲參兵部選有力誰如犖且作東諸侯山城
雄鼓角南游許過我不憚千里邈會當聞公來倒
屣髮一握

書韓幹牧馬圖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方分屯。
隘秦川。四十萬匹如雲煙。駢駞駟駱驪驥。白魚、
赤兔騎。皇轄龍顱鳳頸綈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
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
三千紅妝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
踏生飛湍。眾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廢。
馬多肉尻。睢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
鞍鞭筆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
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

俯首服短轔。

馬詩有杜甫諸作後人無從著筆矣。千載獨有軾
詩數篇能別出一奇於浣花之外。骨幹氣象實相
等埒。篇中駒駔駟駱驪驥。蓋本昌黎陸渾山
火詩鶲鷗鷯鷙雉鵠鷺之句。王士正謂並是學急
就篇句法。由其氣大故不見其累重之迹。卽如此
詩本是則倣少陵而此二句乃全似昌黎亦不覺
也。

烏臺詩案曰：意以騏驥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

盡我才如王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

尤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桃花忽成陰。薺麥秀已繁。閉門春晝永。惟有黃蜂喧。誰人肯攜酒。共醉榆柳村。髯卿獨何者。一月三到門。我不往拜之。髯來意彌敦。堂堂元老後。亹亹仁人言。憶在錢塘歲。情好均弟昆。時於冰雪中。笑語作春溫。欲飲徑相覓。夜開叢竹軒。搜尋到篋笥。鮓醢無復存。每愧煙火中。玉腕親炮燔。別來今幾何。相對如夢魂。告我當

北渡新詩侑清樽。坡陀太行麓。洶湧黃河翻。仕宦非不遇。王畿西北垣。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刑政雖首務。念當養其源。一聞襦袴音。盜賊安足論。

始述近事中敘舊遊末段見網驚奔等語本指新法言之亦是元翰本事然却隱而不言但以作贈行者勸勉之詞氣味深厚如此而龜山語錄乃謂坡詩只是譏誚怒罵何耶

施元之曰公自密移守河中至京師改徐州時

有旨不許入國門。寓城外范蜀公園故首句云。
云魯元翰名有開乃肅簡公之姪。自知南康代
還王介甫問江南如何。元翰對新法當爲異日
患介甫怒僅得倅杭公時亦爲杭倅與魯同官
魯先代去前有壽星院餞魯少卿詩卽元翰也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
幾。蛟龍睡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
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

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
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
雨聊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穀。嗟
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
効。

每於轉接處見其筆力之奇矯。如二麥枯時雨如
洗以下忽接不知雨從何處來。際天菽粟以下忽
接飢火燒腸作牛吼。神鬼言功以下忽接無功日
盜太倉穀。波詭雲屬殆是莫可思議。昌黎云不

待彈劾還耕桑此詩云因君作詩先自効賢者惟時深食祿之恥所以政事多卓然可觀

烏臺詩案曰此詩言本因龍神懶惰不行雨却使人怨天公以譏執政大臣不任職不能調理陰陽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某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

惆悵東欄二

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濃至之情偶於所見發露絕句中幾與劉夢得爭衡

容齋隨筆曰張文潛好吟東坡梨花絕句每吟一過必擊節賞嘆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錄二首

簿書顛倒夢魂閒。知我疏慵肯見原。閑作閉門僧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手翻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郤須吞。自注

邦直屢以
此見戒

君雖爲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懶臥元龍百尺樓。聞道鵠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自寫疏慵潦倒令人意惻

司馬君實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履。竹色侵盞尊。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效暗啞。

言景如畫。言情如話。令人神遊其地。想見其人。

時錢公輔在鄞縣建眾樂亭。司馬光贈以詩曰。使君如獨樂。眾庶必深顰。蓋獨樂之與眾樂。道本同然。此詩云。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最得其意。

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二句以姓字對。唐賢所

未有然非無本也劉越石詩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謝惠連詩云雖好相如達不學長卿慢正此詩所則倣其他史傳所載如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餽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之類尤不勝指數矣

烏臺詩案曰司馬光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意亦譏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澠水燕談曰司馬文正公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獻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身退十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子瞻獨樂園詩蓋紀實也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

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宦游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旣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

但令朱雀長金花。此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閒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嗟。

二詩惟語解慰乃益見別恨之深低回欲絕冷齋夜話曰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詩云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是用事而不言其名也

蘇轍逍遙堂詩序曰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旣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留詩爲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

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彭城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爲作二小詩容齋隨筆曰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翁醉似泥因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尙能使人淒然也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輿白門道。荒田咽蛩蚓。村巷懸梨棗。下有幽人居。閉門空雀噪。西風高正厲。落葉紛可掃。孤童臥斜日。病馬放秋草。墟里通無垣。牆任摧倒君。家本冠蓋絲竹鬧鄰保。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澣。躬耕抱羸疾。奉養百歲老。詩書膏吻頰。菽水媚翁媼。饑寒天隨子。杞菊自擷芼。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吾生如

寄耳歸計失不蚤。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從君好種秫。斗酒時自勞。

垣牆任摧倒。以上村落園林摹繪如見。昔人謂詩中有畫。猶有所不能到。詩則無所不到也。然非具四通六明之力。亦豈能以達之。

初別子由

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不見六年。微言誰與賡。常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會合亦何事。無言

對空枰。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無憂賴。賢婦藜藿等大烹。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無晨炊。倒牀作雷鳴。秋眠我東閣。夜聽風雨聲。懸知不久別。妙理難細評。昨日忽出門。孤舟轉西城。歸來北堂上。古屋空崢嶸。退食悵相從。入門中自驚。南都信繁會。人事水火爭。念當閉閣坐。頽然寄聾盲。妻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會須掃白髮。不復用黃精。

轍爲軾題像贊。則云人曰吾兄我曰吾師。軾此詩

亦云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想見兄弟間自相
師友極天倫之樂事也至於不見而恐放縱不自
程旣見而使不善無由萌讀之令人凜然若無此
數句而但有後幅敘述家常之詞卽與凡俗何異
趙次公曰南都則南京也時子由從張文定簽
書南京判爲此別也

河復并序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
以北。皆絕流而濟。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
丈八尺。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
三日。澶州大風終日旣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
道。聞之喜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
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閒。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
東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鱠。萬里沙回封禪罷。
初遣越巫沈白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
流下。吾君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
師下。約束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濤。神

功不用淇園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

賦古事以證時事不更加論斷而於中間入題處提曰吾君仁聖如帝堯則知瓠子築宮有不足道矣更挽一筆云神功不用淇園竹以與前文相呴應其沈雄雅健要與瓠子二歌不同其音調而同其氣骨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曰熙寧十年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

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

黃河

活活何人見混茫。崑崙氣脈本來黃。濁流若解污清濟。驚浪應須動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跡。世流三患梗。堯鄉靈槎果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黃河渾渾泡泡從天而來非此才筆賦之不稱

韓幹馬十四匹

二馬並驅攢八蹠。二馬宛頸驥尾齊。一馬任前雙

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鬚奚官騎。且顧前身作
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
者旣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
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
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韓子畫記只是記體不可以入詩。杜子觀畫馬圖
詩只是詩體不可以當記。杜韓開其端。蘇乃盡其
極。敘次歷落妙言奇趣。觸緒橫生真堪獨立。千載
容齋五筆曰：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云：馬大

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
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蹴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噦者嗅者
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
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
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
事該而不煩。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之與記其
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
待見畫也。

贈寫御容妙善師

憶昔射策干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跪奉冉冉聞天香。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鬢尚記重瞳光。三年歸來真一夢。橋山松檜淒風霜。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鬚眉古。虎臣立侍冠劍長。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

與麌都人踏破鐵門限。黃金白璧空堆牀。爾來摹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髮郎。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

許顥論此詩似深實淺。詩以射策干先皇。起以先帝白髮郎。結考嘉祐辛丑。軾應制科其冬赴鳳翔簽判任及治平甲辰還朝。不得復見仁宗。故中有三年歸來真一夢之語。詩雖爲妙善而作而意則眷戀先皇無句不是惓惓忠愛之忱。此卽軾所謂發乎情止乎忠孝而不僅止乎禮義者也。

許顥詩話曰此詩美甚美矣然不若丹青引微而顯得春秋之法

哭刁景純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蚤。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此老如松柏。不受霜雪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合抱。宏才乏近用。千載自枯倒。文章餘正始。風節貫華皓。平生爲人耳。自爲薄如縞。是非雖難齊。反覆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夜。百過迹未掃。但知從德公。未省厭邱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喪翁媼。自注景亡傷心范橋水。漾漾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馬空戀阜。我欲江東去。匏樽酌行潦。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忍見萬松岡。荒池沒秋草。

老成凋謝爲世道之憂。不僅一人交情而已。此詩言之最爲眞切。沈痛按刁約齒長於軾者四十二年。而相與爲友忘年之義。不同流俗。前有寄題景純藏春塢詩云。白首歸來種萬松。又和岡字韻贈景純詩有爲翁栽插萬松岡之句。萬松岡卽在所

居藏春塢前是詩稱此老如松柏而結之以忍見萬松岡非但不忘其居亦緣其人實有卓爾貞松之操故足悼也

施元之曰刁景純名約丹徒人少卓越刻苦學問能文章始應舉京師與歐陽永叔富彥國聲譽相高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屈於爲郎施不大耀士友歎惜而景純未嘗以爲恨好急人之難海內識與不識多歸之不治產業賓客故人常滿其門尊酒燕娛無虛時重義輕施有古人

之風壽八十四

荅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自注懸水村呂梁地名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嚮蓋。曉看雪浪浮鵬鷗。呂梁自古喚吻地。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流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爲魚鼈。旋呼

歌舞雜詼笑。不惜飲醶空瓶盆。念君官舍冰雪冷。
新詩美酒聊相溫。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
黃昏。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勞
苦應更甚。我當畚锸先黥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
鎧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決。談笑郤掃看崩
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
軟腳酒。爲君擊鼓行金樽。

全詩分列三段。黃河西來以下紀河決也。歲寒霜
重以下紀河復也。宣房未築以下則言將伐石築
城爲民捍禦尤爲淋漓盡致。或疑詩有歌舞詼笑
之句。謂不於此時殷憂惻怛而以行樂爲言似爲
失體。然此語乃在河復之後。幸不免爲魚竈。因而
飲醶固是人情所有。正見其率真不作妄語耳。

張寺丞益齋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爲名。吾聞之夫子求益非速
成。譬。如遠游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燕薊。明年走
蠻荆。東觀盡滄海。西涉渭與涇。歸來閉戶坐八方
在軒庭。又如學醫人。識病由飽。更風雨晦明。淫跛

璧瘡聾盲。虛實在其脈。靜躁在其情。榮枯在其色。壽夭在其形。有能閱千人。望見知死生。爲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旣盈。願言書此詩以爲益齋銘。

似記似銘核其大旨只是老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二句而已却先以遠游譬之又以學醫譬之此文章離合變化之法

送李公恕赴闕

蛟蜃不願腰閒纏錦條。用違其才志。不展坐與胥吏同疲勞。忽然眉上有黃氣。吾君漸欲收英髦。立談左右俱動色。一語徑破千言牢。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畧萬事惟嬉遨。盡壞屏障通內外。仍呼騎曹爲馬曹。君爲使者見不問。反更對飲持雙螯。酒酣箕坐語驚眾。雜以嘲諷窮詩騷。世上小兒多忌諱。獨能容我眞賢豪。爲我買田臨汶水。逝將歸去誅蓬蒿。安能終老塵土下。俯仰隨人如桔槔。

選詞琢句多出昌黎激宕雄奇得骨得髓不可皮

相也

虔州八境圖八首

錄六首

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暮靄寒。勸客登臨無限思。孤雲落日是長安。

白鵲樓前翠作堆。紫雲嶺路若爲開。故人應在千山外。不寄梅花遠信來。

朱樓深處日微明。阜蓋歸來酒半醒。薄暮樵漁人去盡。碧谿青嶂繞螺亭。

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煙雲縹渺鬱孤臺。積翠浮空雨半開。想見之采觀海市絳宮明滅是蓬萊。

回峰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

漫叟詩話曰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

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十道四蕃志耶

讀孟郊詩二首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竟日嚼空螯。要當鬪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

飲我玉色醪

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饑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尙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鴟罷。獨速短蓑舞。不憂踏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腳浣白紵。嫁與踏浪兒。不識別離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

郊詩佳處惟此言之清切。前作孤芳水清四句道其體格風調繼乃比之食小魚羹。彭越聽寒蟲號。

者。軾蓋直以韓豪自居也。後作自云作孟郊語。讀之宛然。郊詩如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二語非郊不能道。觀銅斗歌全用其語愛之深矣。郊寒島瘦千古奉軾語爲定評。顧島豈得與郊抗衡哉？

隱居詩話曰：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士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說劍俱第一。彭城老守本虛名。識字劣能欺項籍。風流別駕貴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紅旆朝開猛士噪。翠帷暮卷佳人出。東堂醉臥呼不起。嚦鳥落花春寂寂。試教長笛傍耳根。一聲吹裂墻前石。

欲把笙歌暖鋒鏑。語奇而未亮。得紅旆二句以申言之。精彩煥發矣。後來作邊城將少年行等詩者。每彷彿其詞。總不逮是詩之豪岸逸蕩。

續麗人行

自注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

深宮無人春日長。沈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
梳洗。燕舞鶯嚦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
風初破睡。若教回首郤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杜
陵。飢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
見。只許腰肢背後看。心醉歸來茅屋底。方信人閒
有西子。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何曾背面傷春
嚦。

題是背面欠伸詩却以回首嫣然想見其情致更
不用珠壓腰祇字面尤工於避俗

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續麗人行詩韓子蒼用
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
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
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菊坡叢話曰陳後山寄曹州晁大夫詩云墮絮
隨風化作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
子困倚闌干一欠伸自注云周昉畫美人有背
立欠伸者最爲妍絕東坡所賦麗人行也

起伏龍行

并引

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增損清濁相應不差。時有河魚出焉。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

伏龍行。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至今麪骨帶霜牙。尙作四海毛蟲祖。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欹蒼石擁巖竇。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擢煙縷。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羲軒

詔神禹。爾來懷寶但貪眠。滿腹雷霆瘡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自注是月丙辰明日庚寅倒卷黃河作飛雨。嗟我豈樂鬪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

興雨是龍致雨是虎。首四句從虎說起更不說及雷雨。次點出久旱次言龍之神靈而以懷寶貪眠二句煞住突接赤龍白虎戰明日四句結盡全篇怪怪奇奇不可方物。

嘉話錄曰。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掣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

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次韻答劉涇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鉤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鶯。異義蠭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城。萬卷堆胸兀相撐。以病爲樂子未驚。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闊廣庭。飛蟲繞耳細而清。敗席展轉臥見經。亦自不嫌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呼作卿。

吏民哀我老。不明相戒。無復煩鞭刑。時臨泗水照。星星微風不起。鏡面平安。得一舟如葉。輕臥聞郵籤報水程。蓴羹羊酪不須評。一飽且救飢腸鳴。固是源泉溢湧然。無字不經稱量。而出柏梁詩體最難似此精渾。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復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

以爲詆。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者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昔本不住今亦無來說來眞是無縛無脫較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更上一層矣。鳥語山容開五字尤有神助。

咸淳臨安志曰嘉祐末守沈文通以爲天竺起於司馬晉時踰七百載而觀音發跡西峰甫及百年遂分爲二所謂上天竺也住持海月以辯才法師元淨爲其主仍請於朝以敎易禪賜名靈感觀音院元淨於潛人十歲出家年二十五賜紫衣及辯才號沈遘治杭命住上天竺師增室至萬礎重樓傑閣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居十七年有奪之者遂還於潛逾年復歸天竺三年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

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
逸少。自注法帖大王書中有殷更補朱絲爲道元。自注世所收吳道子畫多朱絲筆也。煙薰屋漏裝玉軸。鹿皮蒼璧知
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飛空仙。覺來落
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頑苦我長安見此畫。歎
息至寶空濶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
翩。君能收拾爲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誌公鬚鬚
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
欲補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爲洗湔。

貴人一見定羞怍。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
麻縷。付與一炬隨飛煙。

以殷鐵石爲王逸少。以朱絲爲吳道子。書畫鑒賞
之難今古同然真不值一笑粲也。覺來落筆不經
意。神妙獨到秋毫。顛寫吳生神授處。洞入元微末。
云不須更用博麻縷似用孟子麻縷輕重同之語。
若云不須更論價之輕重耳。王注謂博麻縷似祖
語。麻三斤之類。未免曲解。

書畫史曰蘇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

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
加墨口淺深量成故最如活

雨中過舒教授

疏疏簾外竹。濶濶竹間雨。牕扉靜無塵。几硯寒生霧。美人樂幽獨。有得緣無慕。坐依蒲褐禪。起聽風颯語。客來淡無有。灑掃涼冠屨。濃茗洗積昏。妙香淨無慮。歸來北堂闇。一一微螢度。此生憂患中。一餉安閒處。飛鳶悔前笑。黃犬悲晚悟。自非陶靖節。誰識此閒趣。

一種逸趣閑情煅鍊而出自具無上妙諦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鷺彊腥汙刀几。暮年郤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顧與兒童爭慍喜。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繆說云工此。世間有僻念。誰無傾身障籠尤。堪鄙一生當著幾網屐。定心肯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應未罄罍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國。

數畝荒園自鋤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
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君不見。
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
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間五斛賜蛾綠。不惜千
金求獺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牕冷硯冰生水。
脫然畦徑處處作感觸喚醒之語。善談元理何必

晉宋閒人

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當
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而

近愚耶是可嗤也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
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余嘗有詩曰
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淒然云東坡前詩
乃和舒教授觀所藏墨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
數枚云是廷珪所造雖形色異眾然歲久墨之
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

容齋四筆曰東坡題潭帖云庾征西初不服逸
少有家雞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
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案庾亮

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

施元之曰永寧第中擣龍麝唐永寧里王涯第也或云李駙馬第今士大夫家有墨其上有永寧賜第四字卽是也意或用此

答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渼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歎有餘音清風卷地收殘暑素月流天掃積陰欲遣何人賡絕唱滿墻桐葉候蟲吟

芙蓉城

并引

世傳王廻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佛停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

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綠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局。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繞樓飛步高玲珑。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醉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閒羅綺紛羶腥。此身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

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大指採摭傳略而歸之於收視三庭保生嘉穀首言石與丁見福地之有宰持終言尹與邢恐塵寰之多墮落中閒敘述處仙蹤縹渺夢景迷離覺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未足喻其超詣許顓詩話曰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爲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

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
青炯如微雲淡疏星便有神仙風度
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此詩最爲流麗故秦太
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
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六一居士詩話曰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
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神仙也所主芙蓉
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騎一素驃去如飛
括異志曰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
十餘人靚妝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
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眾耶有
一士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
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胡微之芙蓉城傳略曰王廻字子高初遇一女
自言周太尉女語王曰我於人間嗜欲未盡緣
以冥契當侍巾幘自是朝去夕至凡百餘日周
云卽預朝列王曰朝帝耶不言其詳由此倏去
不來者數日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王曰我

居幽僻君能一往否喜而從之但覺其身飄然
與周同舉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
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王自東廂門入循廊
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廊閒半
開周忽入王少留須臾與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
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柰情何於是拊掌而去
逡巡東廊之門啟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
立於庭下俄聞殿上捲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
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起簾

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王登東廂之樓
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
碧雲其字則真誥八龍雲篆王未及下一女郎
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曰
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芳卿蓋其字耳夢之明
日周來王語以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勤也王
問何地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
何謂周皆不對問芳卿何姓曰與我同王感其
事作詩遺周周臨別留詩云久事屏幃不暫閑

今朝離意尙闌珊。臨行惟有相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斑。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自注前次韻後不次

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下。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蝴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野已分宿。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溜。繁華真一夢。寂寞雨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應憐船上人。坐穩不知漏。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中隱几人。心與水月

涼。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屧響長廊。名都信繁會。千指調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爲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絕如韋郎。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

新堂之勝在池故兩首皆以池爲言前言春雪之消後言秋月之入而以惟有當時月二句爲兩首通脈略寫池月返照之景清沁脾腑宋文鑑載有鮮于侁新堂夜坐詩云秋風動微涼天雨新霽後閑齋獨隱几明月在高柳新堂景色與此所言

略同前一首卽次夜坐韻也

中秋月三首

殷勤去年月。瀲灩古城東。憔悴去年人。臥病破牕中。
徘徊巧相覓。窈窕穿房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
樓空。撫枕三歎息。扶杖起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
落瓊宮。白露入肺肝。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
爲東野。窮餘年。知幾何。佳月豈屢逢。寒魚亦不睡。
竟夕相喰噭。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

自注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

此歌君別離曲。滿坐爲淒咽。留都信繁麗。此會豈
易擲。鎔銀百頃湖。挂鏡千尋闕。三更歌吹罷。人影
亂。清樾歸來北。堂下寒光翻露葉。喚酒與婦飲。念
我向兒說。豈知衰病後。空盞對梨栗。但見古河東。
菽麥如鋪雪。欲和去年曲。復恐心斷絕。

舒子在汶上。閉門相對清。自注舒煥試舉人鄆州鄭子向河
朔。自注鄭僅赴北京戶曹孤舟連夜行。頓子雖咫尺。兀如在
牢局。自注頓起來徐試舉人趙子寄書來。水調有餘聲。自注得趙杲卿書猶記余在東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
武中秋所作水調歌頭。

明○明○月○不○解○老○良○辰○難○合○并○回○頭○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

余言嘗見海賈云故人史生爲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天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則陰晴無不同者

○公○自○著○意○此○會○那○可○輕○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首○作○雖○以○郊○寒○自○况○嘯○歌○襄○回○其○風○流○則○額○頰○乎○太○白○矣○次○篇○專○爲○懷○轍○而○作○三○作○雜○述○所○思○不○避○紛○沓○翻○成○錯○落○

苕溪漁隱叢話曰漫叟詩話云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

次年秋方得下句嘗見使燕錄云惟中秋天色陰晴中外皆同東坡中秋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說與使燕錄相合

中秋見月寄子由

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萬○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涌○亂○雲○脫○壞○如○崩○濤○誰○爲○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閒○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大○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何○人○艤○舟○臨○古○汴○千○燈○夜○作○

魚龍變。曲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板。自注是夜放水燈。

賈客舟中。青熒滅沒轉前山。浪颶風迴豈復堅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蟬鳴露草。卷簾推戶寂無人。牕下咿啞

惟楚老。

自注近有一孫名楚老

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

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悅然一夢瑤臺客。

起四句寫月未出初出之景著紙生輝次乃言星次乃言燈以至寒蟬露草無非旁側鋪襯而一片澄明之鏡與對景懷人之情令人諷誦流連而不

能已蓋月不可摹摹其在月中者自見卽謝莊月賦其佳處固在木葉風篁數韻一切鏡光輪影之詞反是津穢太虛耳此亦次韻和轍之詩轍自南京寄詩有云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照人此詩云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所以答其意今集作寄子由者誤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牕前堆梧桐牀下鳴絡緯佳人尺書到客子中夜喟。朝來一樽酒。晤語聊自慰。秋蠅已無聲。霜鱗初

有味當爲壯士飲。肯裂須磔蠅。勿作兒女懷。坐念
蠻蛸畏。山城亦何有一笑瀉肝胃。泛舟以娛君。魚
鼈多可餉。縱爲十日飲。未遽主人費。吾儕俱老矣。
耿耿知自貴。寧能傍門戶。啼笑雜猩狒。要將百篇
詩。一吐千丈氣。蕭條歲行暮。迨此霜雪未。明朝出
城南。遺跡觀楚魏。西風迫吹帽。金菊亂如沸。願君
勿言歸。輕別吾所諱。

潦倒多才起四句。尤淒其動色。軾詩工於發端。每
以偶語標其峻整。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五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朱昌壽

吳鳳培

恭校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六

眉山蘇軾詩五

目錄

九日黃樓作

次韻王鞏獨眠

次韻僧潛見贈

百步洪

送參寥師

夜過舒堯文戲作

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種松得祿字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答郡中同僚賀雨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錄二首

舟中夜起

遊惠山

贈惠山僧惠表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
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錄一首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
字四首

次韻李公擇梅花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繞城觀荷花登峴山
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與胡祠部游法華山

趙閱道高齋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
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
梁成以遺子由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
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過淮

梅花二首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
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
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
一絕

初到黃州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次韻前篇

安國事尋春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雨中看牡丹三首

武昌銅劒歌

曉至巴口迎子由

與子由同游寒谿西山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正月廿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

女王城東禪莊院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8227